

宗伯集卷之十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送蕭漢穎守寧國序

今天下諸郡國惟吳最劇士有文而佻民仰
機智以食工最巧衣最華用最侈蓋已成俗
且浸尋被於天下矣頃歲大侵言官交章言
饑饉流離狀甚懸 天子咨嗟遣使者齎司
農大府金錢往賑之民乃始有寧宇而愚以

宗伯集

卷之十

一

為饑穰代事也天道一再歲而一變穰而饑
饑而穰如寒暑馬至日而返人事數歲而一
變淳而漓漓而不可復淳如江如河不至其
最下不止也今天下皆憂一二年可遷之水
旱而不憂千百年不返之風俗愚甚惑焉寧
國吳地也而比吳諸郡稍簡士之文民之智
工之巧衣之華用之侈皆出諸郡下而自古
稱民安上阜風俗和柔則獨出諸郡上仕其
地者多為循良吏仕而去者多為名卿大夫

明興而可屈指數也此其地最宜官而漢陽
蕭君以民部郎新受命為茲地守蕭君素名
能文章與其兄太史君皆負一世之望然意
念常有以自下者其持身薄夸毗而崇真致
其持論推浮巧而原本始此其地宜其人人
宜其官茲行也風俗其有興乎寧國與吳諸
郡錯壤而見稱為和柔此其俗必有以自立
而不受變能自立而不受變則移易風俗者
必從此始寧國之俗正而諸吳郡可觀聽而
暨也蕭君勉哉天下事郡國自以其意為之
易耳而朝廷督責郡國使為之常難今夫
積米穀備賑貸詔未嘗不數下一旦而有方
千里之水旱舍請內帑無策矣則向所為備
者謂何然其事後猶以為請若夫俗流失世
敗壞即事後不請矣勸稼穡禁奢靡厚風俗
詔未嘗不數下而郡國所以應詔前者何等
也此無異故不自出其意而徒以虛文塞上
督責耳備水旱者當於未形正風俗者當於

未成今俗已成矣而吏恬不為意何也物莫
不有始莫不有漸寧國俗即善然與古所稱
民安土阜風俗和柔者亦安能無小異夫與
今之俗有小異者則醇懿之路也與古之俗
有小異者則浮澆之首也蕭君行矣竟君才
力自以其意為治察青蘋之所由究狂瀾之
所止使寧國之俗盡還其古初而無少異且
以次漸被於諸吳郡吳之俗正而天下可觀
聽而暨也蓋兩漢循良吏以文翁為稱首徒

以遣弟子受經京師彬彬多文學士愚謂彼
自有純白而飾以丹雘耳變蜀俗常用文變
吳俗常用朴然而由朴入文易由文入朴難
異日蕭君政成而史臣紀之且駸駸出文翁
上矣故士文不如質民智不如愚工巧不如
拙衣華不如素用侈不如嗇而治之文不如
朴嗚呼士誠質民誠愚工誠拙衣誠素用誠
嗇治誠朴即微獨風俗其亦可以無憂水旱

贈東海張君晉衡藩承奉序

國家置中官在內則大長秋在藩封則承奉最要大長秋職給事人主左右人主左右獻箴獻典畫規補察者故不在中官中官以供騷除非有參帷定策之力也雖以大長秋之重而宮闈之外無所關與至於藩封則不然藩王生長深官鮮就外傳而王相權最輕秩常缺其旦夕與俱者獨閨閣之臣旦夕與俱也而有所陳說弼正則易而不聽盡辭直指以匡其違而救其不逮則又難而不聽也隨之則見謂蒲葦而希寵激之則見謂倨侮而沽直故其稱職最難東海張君事衡藩三十年通倘饒幹畧與人語逸氣橫發口如懸河而果敢任事無所屈撓當 康王嗣國張君典醫藥王故孱弱而二三無賴居中用事榮惑聰聽女謁寔繁張君從容論說為故不省者而罷之已伏階下上書極諫至再至三至指斥便佞語侵及王竟不報而二三無賴相

與扼張君欲必置之死張君中夜為奏草累數千言輿棺詣直指言狀事雖不行而藩府皆為震動王怒甚置張君掖庭秘室械而繫之瀕死者數矣以有天幸竟無恙而王病潰甚且逝乃嘆曰悔不用張某言以此遺令釋張君張君哭之極哀曰昔吾驟諫王不聽以至君臣之際有郤王其以我為懟乎雖死無以謝王嗚嗚伏地不能起於是齊魯之士聞之者未嘗不高其陳義而諒其無他也史氏曰古稱忠者亦多端執兵諫亂也而忠奪兇爭也而忠登牀攝衣慢也而忠苟有忠信迹何論焉夫張君當其最難不言而見王之身日以危也言之不見庸而結怨羣小見其身之日以危且沒沒也故瞑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除君側之惡初圖所以為王其情有大不得已者事雖少激倘亦所稱屈子之過過於忠者乎今王入承國統雅知張君行誼上疏請君為承奉於是張君奉

勅命以往夫當張君草疏以請除便佞期與之俱碎寧知復縮銀璫挿左貂視事藩封周旋嚴禁乎當時一二無賴悉伏於法而張君幽憂三年卒得昭雪被此顯榮禍福之機固難得而睹哉今王令閑休暢布於遠近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付君官府不異體而臣主不異意行矣張君今更復何難矣張君欲不佞為一言以贈余舊知張君事故為之論著而贈之曰願君如管仲無忘在莒時也庶

宗伯集

卷之二

六

樂承德稟度副

主上簡命哉

益都張惺字父母善政錄序

沛縣張公以癸未之冬來尹吾邑至則問疾苦平政令出寬獄振困乏量土田均徭役省供億戢奸慝表貞烈興教化吏奉其法事循其紀戶口蕃息盜賊衰止行之五年民以大和主爵課其政為天下第一乃徵入為給事中於是士大夫及邑父老率子弟會臧莊官道上民遮道留曰漢循良吏如河內廣陵皆

聽百姓留我敝邑獨為匪民而奪我賢君安
得上書借賢君一年士大夫曰賢君以吉徵
不宜留且留無故事賢君在耳目之班得盡
言天下事即福在天下吾邑亦必與焉百姓
度不可柰何始聽公去百里外褰衣裹糧而
送者不絕於途既去而民思之甚于為令時
則相與條次其政令便百姓者凡十六事請
于都御史御史藉之以告後來比于功令都
御史御史皆報可於是列款以付梓人而屬
不佞序之後即欲問公之政石具在余不論
論公所由行政者公天性寬大平恕明習吏
事官府及民間銖兩之弊必晰規畫務為久
遠而精力能推行之行之皆有條理次第平
亭調劑期於當百姓心而止其大者無如顧
役當始議時士民爭言法不便行之逾年爭
言法便大抵役在民費十九役在官費十一
然亦惟在張公費十一耳今吾邑稱顧役便
而他邑稱不便如故以是知法之善以張公

不以法也蓋宋時賦役法屢議而屢變彼以
便行此以不便革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
總之實未考其成而輕易置如列兩釜而炊
有人曰彼易熟則挹而注之有人曰此易熟
又挹而注之已而復移之彼復移之此火不
止而炊終不熟者變易輕不專一也今夫石
不燬於水而燬於火然始出火即沃之以水
其燬彌速以是知持議論不平推行無次第
不但害民之法害民即利民者亦或為害端
不可不察也今有藥於此一人餌之而效即
不能以此一人之效格天下病者然此一人
既已效則且可無別更方易醫而愈則吾邑
之顧役是已世之議法守法者慎之哉

賀少司徒筠崗翁偕王淑人雙壽三封

序

蓋為親而仕者階不必通顯也為君而仕者
祿不必逮親也遇合之難也幸而服官及其
親兩存而健無恙者十不得五焉若夫踐九

列稱大寮積閱多而涉世久及其親兩存而
健無恙十不得一焉階貴顯祿逮親矣然或
王事鞅掌未必得從容膝下之驩而為之親
者或不能無念其家與其鄉土與其他子女
未必御板輿從其子之官邸也故事親與慕
君其願不能兩盈而子之以祿養與以身養
其父母不能兩得而俱無憾則或忻然以喜
或愀然以思此雖被綸綰綬綬未必如罌菽飲
水之適也以余觀於筠崗翁與王淑人則所

謂兩盈而兩無憾者哉筠崗翁以司徒公貴
司徒令壽光時翁已儼然初命矣比自省闈
歷大理天子亦貴翁大理為司徒天子
亦貴翁司徒而王淑人亦三錫命至今封司
徒公之齊之魯之吳越燕趙韓魏未嘗不奉
翁與母以從四方之滌髓紈綺未有不以奉
供翁與淑人者也四方民吏士大夫謳吟而
稱頌司徒公者未有不知翁與淑人修者也
立朝且三十年官跡半海內而未嘗一日去

膝下此其事親慕君可謂兩盈而以身養與
祿養翁與淑人可謂兩得而俱無憾求之仕
籍累千百不得一矣翁少而貧稍長行賈會
其在蜀而太母病足則怵怵心動曰母得微
有恙乎即以是夜度棧道而北歸而拜母牀
下相對泣也因是隱居峩山不復賈矣夫人
情不有隱也則母以知其顯也不有離也則
母以知其合也今翁即貴獨不念心怵怵度
棧道時耶翁不以身顯而顯以其子几子之
身養與祿貴者不能盡得效於太母而司徒
公能得之翁與淑人其以兩盈而兩無憾也
語曰美意延年壽則翁與母所自有耳蓋翁
禮神明而趨人之急少時奉母謁五臺諸山
而孤嫠待以衣食者以百計用能厚殖其德
以荐其明信皇神相之故夫婦並究於高年
茲其理不可知而余獨以為翁事母至孝淑
人寔左右之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又周急其
兄弟子以為於兄弟子見兄弟於兄弟見父

母馬母病而心怛怛動也既貴而無忘怛怛
度棧道時也蓋其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百類之總無如孝矣神實錫之何匱之
有是既醉所為備五福也寧獨兩盈兩無憾
已哉翁歲己丑滿八袞而公之姻司寇李公
徵不佞文以先酌者乃為之論次若此

賀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
吏數告急天子念劉鎮介在門庭簡才望

宗伯集

卷下

十一

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畫籌
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於
東捷再奏天子念六師羽衛久廢弛幾不
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
遼左遠視薊四之一耳薊於京師九之一
天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
於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遠最急薊稍緩
京師又緩兵則遼最强薊不如也京師幾無
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

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徒無法也
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也宿重兵畿
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才二萬老
稚不任者居什三廝養輿隸什五負販及百
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
者我師西破賊東破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
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於境外大將軍請
濟師徵兵徧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行而輦
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恥也夫使

邊鎮弱即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
制而掉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
京營兵晨起蓐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
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以戰頃議者欲先稍
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即不能減而當無
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闕而
起口語藉藉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
去為他官即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
後患我勿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

尊人年八十矣而長公亦以是歲擢秦中叅
藩自長公歷御史為叅藩而未得以已官官
其親秩從其尊者國典也於是里中士大夫
皆走賀少宰且為少宰祝兩尊人履錯于庭
少宰出肅容客進而稱曰兩尊人之壽有以
也哉公之愈於古人者三少宰歟踞謝不敢
當客曰公無異也古稱為人子者父有爵子
子無爵父以為不敢以已貴貴其親夫親於
家則父母也其在君父前則亦臣子也以君
父命其臣子而曰不敢者何也此古之所不
能得之於君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一古
之大臣出分茅土入為天子卿士盡世家而
嗣為政者也非世家而嗣為政者不得為尊
顯其世家而嗣為政則有壽母無壽父若夫
佐太宰總百官於國稱上卿而於家為少子
此則古之所不能得之於親而公能得之其
愈古人者二皇華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
母業已驅四牡攬六轡而家有不得將之父

母則安能無尸饗而懷內顧也今士自一命以上無不得奉其親者秩益尊奉益厚微君之祿無以娛親微君之名無以顯親其能為臣者是為能子矣此則古之所不能兼得之於臣子而公能得之其愈古人者三語未既公取階謝曰子言愈古人古人則何可望也稱將父將母之詩則怍怍心動矣余且請而歸侍兩尊人於是客乃復稱將父將母之義將之為言養也人子於父母無所不欲養而

志為上口體次之今夫匹夫之相然諾也無所不欲效也一飯之德無所不欲報也太翁領睢州學博而遽拂衣去此其視世榮也如脫屣雖然以君命臨之而曰不榮焉非人情也業已微其名而襲其榮豈其不忍一當以報天子報天子無他端則以兩公在令夫仕者之違親父母未嘗不念其遠每祝必曰勿使遽返此父母之情也愚以為少宰且無歸可矣少宰與長公左提右挈益篤忠貞

增修其職以報 天子恩德而順兩尊人之

志兩尊人且大喜志益適神益王以究於高
年則公雖不去猶去也即不然而予假以歸
歸而拜兩尊人膝下致 天子命出而赴嚴
程以從簡書兩尊人亦且大喜志益適神益
王以究於高年則公雖去猶不去也少宰公
起而謝客曰敬受教然去不去非敢自決策
也將稟命焉視兩尊人意所嚮而順焉君子
以是知少宰公之能養志也其所遇愈古人

其養亦不減古人夫兩尊人之壽有以也哉

賀魏太翁八袞壽序

蓋自魏氏兄弟先後成進士海內則已嘖嘖
有魏翁矣今 上御宇之十四載翁滿八袞
月之某日其初度云而伯子以光祿丞奉使
歸省叔子以比部郎讞獄河南北便道過里
上壽於是少司馬石公來徵辭余考覽故記
父子兄弟遭時遇主榮名懿鏘者在漢無如
萬石君在宋無如陳堯佐兄弟彼石氏所由

盛自萬石君其子建若慶皆象萬石君顧獨
醇謹充位無所建明陳氏兄弟用文章氣節
顯亮佐侍上上曰誰哉有子左右對曰省華
於是晉省華官是直以子顯耳不聞奇節異
能自表見也以余所見兩相成而兩為重者
則唯魏翁翁以明經起家再為郡倅用廉平
為理所治皆天下盤錯處主爵課其績比良
二千石翁遂解綬去而耕於魏之野督誨三
子相繼登第以直道亮節顯庸於時而翁以
叔子考績受制詞晉階承德郎說者以翁
馴德質行類萬石君而三君文章氣節類陳
氏兄弟余觀翁所謂教三君者蓋彬彬質有
其文其質如萬石君其文出萬石君上三君
所以顯親者誠不減陳氏而效能當世不待
子而顯恐非省華所能庶幾也蓋翁佐北海
北海治改佐隴西隴西治其強力匪懈即十
年猶巨營其職業壯於世用而急流勇退守
恬養高歸而為德於鄉無所炫飾人以為翁

才厚而薄發功厚而薄售而不知翁固能用
而託於不用者也彼將以不用為真而以用
者為緒餘其緒餘以為天下而歛其真以為
身此壽理也蓋翁之用在三君矣其亦以三
君稱觴也於是各有進而稱曰自伯子以御
史上疏不憚批鱗遂耳以伸其志卒之忠格
於黻扆而機忘於筌宰自南銓晉今秋浸益
嚮用振天下士氣開言者路維翁之教不朽
則又稱曰叔子奉三尺慮囚多所平反令犴
徑虛而槐棘清於廷尉高門之慶可左券而
責也亦維翁之教不朽則又稱曰世以仲子
早世不竟其用為恨然其雄文正氣上燦三
光之明下洩山川之精夫千萬世而壽者唯
名而已則亦維翁之教不朽馮子執爵而進
曰此三言者當矣然未既也夫皇華四牡之
使豈其非人子也至使人主代為之言曰不
遑將父此其君臣之間有足詠者可謂遇主
未可謂遇時也賴主上神聖中外禔福風

議之臣得竭悃臆執法之吏得信憲度輯軒
之使委蛇道周而無所顧慮是以兩君得從
頌膝下鞠脰而為壽不然者王事鞅掌不遑
啓處獨有如小明陟岵之詩望雲而慨耳何
以有今日兩君有今日其勿忘 聖天子恩
德無變爾度無易爾慮無徒取醇謹充位即
醇謹無所建明雖徼寵榮如省華者翁固不
樂也容皆稱善乃論次其語代祝詞

武舉錄序

宗伯集

卷之十

九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
實監臨之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
以為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
歌兔置兔置之詩曰糾糾武夫公侯于城其
卒章曰公侯腹心夫于城士所自有也請畧
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
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
天下干戈化為文儒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
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脊

脊動矣當宁謀將帥之臣廷臣合贖而荐之
御史復求草澤士而登進之其需士甚急待
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自用亦難
蓋天下無事士誦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誦於
見短御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駕良勇怯立
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師者乎
未敢知也在功令三年一比士脫迹乎伍角
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而一旦有
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

不素厲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
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
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冑冒矢石目
無二視耳無一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
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
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以請配功以賂蔽罪
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三詔士士以二詔將
將士相二而詔各退而有二心則不一任人者
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

退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干城腹心國家豈有賴焉且諸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衆不能當漢一大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鬪士衆也彼一於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蹂我三輔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

弦之士如雲而不敢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遙尾其後以報紫荊之役虜時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扼而敗之彼有遷此絕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勤王之師而不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足以距關而抗虜余嘗行紫荊道中出蜚孤口視兩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下天子威

靈神聖虜萬無深入理即如近日羽書狎至
虜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
之恥也恥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
致死莫如一心往歲天子坐幄次召輔臣
計事西顧而容吾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
而用之天子之拊髀也無寧頗牧而思亮
預也此兩入可謂不二心之臣矣諸士執干
戈衛社稷惟上意所注以為臣鵠庶幾
哉無愧于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
余不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上指以愧
為入臣懷之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于宗伯集序

夫詩以抒情文以貌事古人立言終不能外
人情事理而他為異而後之作者徃徃求之
情與事之外求之彌深失之彌遠則求之者
之過也亡論詩三百篇大半採之民風即如
漢魏以來民謠里諺出自閭巷兒女子之口
即使騷入墨士窮情盡變有以益乎當戰國

時士抵掌談世事皆以取給一時快心千古
即司馬遷為史記仍其語不能損益也故知
詩以抒情情達而詩工文以貌事事悉而文
暢古人之言盡於此矣而後作之者高喝矜
步以為雄多言繁稱以為博取古人之陳言
比而櫛之以為古調古法調不合則強情以
就之法不合則飾事以符之夫句比字櫛終
不可為調為法即調與法亦終不可為古人
然則徒失合人情與事耳夫發吟鳥語皆能

宗伯集

卷五

五

使人動心即繁絲急管不能與爭故絲不如
竹竹不如肉古人所由傳正以獨詣為宗自
然為致無復有古人於前耳今柰何襲古人
以為古人乎竊以為調欲遠情欲近法在古
人事在今日必不可得已寧不得其調與法而
無失其情與事故里巷歌謠協之皆可以為
詩几席談說次之皆可以為文何者其情與
事近也不佞私持是說間為宗伯公言之宗
伯公以為然則出其先贈公集屬為序不佞

受而卒業亦自信也先生才絕高學絕富然其為詩一寄之冲融恬雅發舒性靈而止其文若贈若送若慶若弔皆當其人無溢詞其公移若水利若荒政皆鑿鑿可施行而文不減其質嗚呼先生於古人立言之旨其有合耶余不及侍先生而以年家子受知宗伯公文惟不佞亦自謂知宗伯公因以知先生竊妄為之評曰先生厚蓄而薄發其文以質勝不斤斤擬古人然不害其調與法宗伯公之學無所不蒐為一代著作之冠至鴻鉅矣然不掩其情與事總之合於古人無疑也先生故貳平涼守以宗伯公贈如其官故稱宗伯集云其治行在朱宗伯傳不具論

宗伯集卷之十一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金輿山房稿序

今之名文章家殫精敝神坐馳萬景上模百代皆託之乎不朽蓋臧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造不與焉今所為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古人於撰造以為文章之餘

宗伯集

卷十一

一

耳文章比古立言為餘言比功德又為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萬景而模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通公沒七年而邵中丞始刻行其集集中若疏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啓沃宸聰損益典禮高文大冊焜耀金匱石室之上而細者銓序景物品隲今古登高而賦餞別而慨體齊魯之雅馴兼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爭勝於歷下婁水之間要以蓄極而

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為文而文生焉不佞既受而卒業則伏而嘆曰懿之所稱在茲乎然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 肅皇帝時推擇為青官師保及 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爰立之命所以斧藻聖學斟酌元氣宏摹鉅烈格於黻扆而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先生拂衣去而天下爭以不究其用為恨然先生雅意用世又能用而能用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為身其緒餘以為天下夫惟為用之天下又歛

宗伯集

卷之十一

二

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說者以為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洩為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先生自洩其所有餘耳夫燮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來其蹟著矣束髮藻行迄於沒齒其身潔矣羽翼肱股以弼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懋矣其為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為言取諸立功立德之餘今之殫精敝神馳萬象模百代者大

都有意於為文者也彼有意於文而終未必如者古人先生無意於文而其緒餘已陶鑄今人矣以此兩者提衡而較必有能辨之者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佞以門下士為序之簡端如此

謝京兆詩序

今之為詩者一何與古異也古人之詩情而已若遠若近若切若不切而可以紓已之情

宗伯集

卷三

三

可以諭人之情人已之情兩盡而語不必盡彼與我知之而後人有不及知者此古人之所工也其在後人不然其人其地其事與夫官秩姓氏皆引古事相符合以為典切而已情不必紓人情不必諭語已盡而讀之不了了一了而遂索然無餘蓋古人以情為詩後人以詩為情古人虛而實後人實而虛虛調易模實境難工出乎虛者有極而入乎實者難窮蓋天下千變萬化惟情而已今人以意

為雲霧鬼神肖不肖無可據也然不過數十
百端即彼與此相類矣善畫者圖天下人妍
媸美惡肖不肖立見首得其真則萬億人無
一相類者此虛實之別也京兆謝公因魏長
公識余以詩命子序之余受而卒業法而雅
詳而典肌豐而骨強色正而語和詠物則妍
麗于徐庾述事則沉酣于子美事無牽會語
無贅洎因實境所至而因以命之意者合於
古人之所謂情而余所稱寫真者耶視世虛

宗伯集

卷之五

四

語構會妄擬古則與夫守其後語日日涓城
者相去懸矣李大理作圍棋歌以李廣自居
而以程不識譬公意若以奕為諭者余謂程
何足以盡公指麾易置氣色精明多多而益
辦耳其上在淮陰臨淮之間而下亦不失為
程將軍其得者立可以勝而不得者亦可以
不敗總之合於古人實境無疑也故為序而
傳之中丞既受節鉞而所刻皆京兆以前詩
故稱京兆集云

賀密雲兵備王公考績序

縉紳大夫厭鉛槧之業喜言兵事以見奇於是倜儻磊落之士皆以邊才推轂而文始以武重天下無事武臣無所施才即有事文吏執功罪賞罰制其命則不得不低視媚行以聽發縱而武始以文重若夫處文秩而武處武地而文則無若備兵使者天下之邊九薊最重制府之屬兵使者十有二密雲最重制府號令籌策之所至使者亦至焉吾鄉晴宇

宗伯集

卷五

五

王公備兵密雲三年北備虜虜不敢南下牧馬東備倭倭喙息以遁考功課治狀中賞率詔增秩二等予制詞貴父母如其官公之屬某某徵余文以賀公之有成績也余以為公之績方始耳盖余父子皆交公甚歡家君每入檀州登公堂甲兵弓矢盈其廡下與之論天下利病未嘗不心折而伏也每與余書未嘗不纏纏言邊事四方有緩急臆而談成敗未嘗不中窾會也竊以為異日為國肩鉅宣

力必在王公其在今日則猶千里之托始也
今經畧還闕下東北事一切屬制府制府之
事兵使者事也請畧舉與公籌之夫制倭之
策許封不許貢非計也彼寧不能自王其國
中而請封於我我之封不足以重倭則莫以
請為其足以重倭則柰何不自重而以天王
之命命海島之亂臣賊子彼以兵求貢此以
貢弭兵則又更其詞曰封而不貢夫貢自彼
來封自我往彼不來而我往其褻且辱抑又

甚焉西之諱和而為款東之諱貢而為封其
有以異乎雖然罷款而禦虜罷封而禦倭則
未見其有全策也外與之約而內不應以邊
臣之定策比於行人之失辭則安能深其怨
而淺其寇彼怒我怠我竭彼盈並海郡邑未
有息肩日也夫倭與虜勢不相及而相為應
比者虜未及高秋而犯遼左乘虛耳倭出於
南則北虛虜必犯我倭復出於朝鮮朝鮮折
北而不救則倭與虜合倭與虜合而中國之

禍始大故為前之說者以為不當封為後之說者以為不得不封而余以為皆非也 主上威德萬邦皆來王彼蕞爾國吾直以為不足臣而或以為當臣或以為不當臣或以為不得不臣彼則失矣而此亦未為得也以天下之大謀臣武士之衆不患無人徐起而為備不患無日盍亦整師而經武俾文武各效其用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其能來吾亦有以待之守圉之臣能合其衆不能離也則何封與不封以為大難而哓哓者乎夫倭與虜非一世之患也而備倭與虜非一朝一夕之計也 朝廷方屬公以千百年之計而諸君子乃賀之以三年之績吾直以為千里托始耳須公千百年之計就而後公之績成吾乃敢言賀請執簡而俟之

送水部項公序

家君備兵易水上朝夕與俱則惟民部華公水部項公三人者相得歡甚家君謂項公磊

矜多英其學無所不窺類杜武庫而華公精心營職綜理微密有陶士行遺風每遇都門誦兩公不能去口不佞輒退而私識之華公受事新與家君恨相知晚三年之內相終始者則惟項公項公既受代而家君亦量移中州燕臺易水間風昔共遊處者惟華公一人在耳愴然有河梁之感則命不佞贈項公以言不佞蓋習聞項公與家君交驩事而咨咨嘆焉項公司燿者也商作樵蘇于山無所得

宗伯集

卷五

八

材材盡勢不能他無所索民必執之曰是闢入禁山而縱尋斧者也於是民與商日相持而爭民與商爭固當自主民者畸重民主商者畸重商而官與官日相持而爭業已有事端則又以徵逐交際彌縫其關心不競而力爭衷不和而外飾故其相與如含瓦石而常不歡項公家君相與約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曲直在民輕重在法總之不在我如權衡然兩無所畸重而兩持其平商與

民得其平則兩無怨而事兩相濟夫主戰者必絀款主款者必絀戰主兵者嘗憂餉不足而主餉者嘗憂兵有餘此無他有已故也夫當國家安危利害未有以為已事者也其所統攝與體貌未有不以為已事者也假如盡曰人王人也事王事也吾何心哉則天下復何事矣今有重器於此一人持之未必舉也一持之東向一持之西向則能舉不能行惟夫兩人舉之而兩相從則蔑不濟矣今不務

所以相濟而務相競此不佞所為咨咨嘆者也公具文武才多籌策善騎射確然足為世資當天下多事有才皆可以自見公之先襄毅公實戡定西陲以銘功于太常今日寧夏之變勢劇于石城降胡叛卒罪浮于滿四而內食積粟外憑驕虜其難且什百往時公亦有善謀奇計可以弘濟艱難者乎公所著北境禦倭畧千餘言足稱石畫不佞既得寓目矣西事之未靖則不佞請得而面承之家君

與公不勝離索之懷而不佞識荆傾蓋將自
此始既為家君惜別行自快也於是乎言

賀密雲令楊公考績序

密雲在畿輔諸邑稱最劇邊與腹錯地軍與
民錯居兵與餉錯事多倚辦於令吾友楊子
漸為令三年邑大治考功課其績治平第一
天子下璽書封其父若母如令甲某君某君
來徵文於予予固知子漸之能為政也蓋不
佞與子漸及葛仲明太史同舉於鄉相得驩

甚去年仲明卒於京師執余手目其子以屬
余而未能語余與同年康士遇諸兄弟計仲
明子幼吾輩去德平遠緩急非有益獨有孺
子締姻名宗可倚以自存則走書問子漸子
漸報曰仲明向嘗徵及之而吾亦已心許之
豈以死負吾心哉遂以女許歸葛氏余是以
知子漸能為政也古稱循吏無如召父杜母
中年之政徵於童豎語曰上恤孤民不倍恤
孤則不倍人我不倍人其誰倍之故上下能

相親也守令親民比於乳保不屬毛離裏而出入於懷故腸骨肉而中如行路人燥濕勞勩惟恐其主不知而主所不知則不為其或澆轢鼓弄以恣其所欲為世有乳保不欺其主人視主人子如其子者幾人哉當葛太史歿藐馬遺孤無所歸命盛衰兩端涼燠萬端而子漸獨許歸以女不佞與之約曰是君婿而君子也君應之曰固吾婿也雖微吾婿吾猶將子之此其立義較然不欺死友者也不

欺死友必不欺生君以傷其赤子吾是以知子斯為賢令尹豈惟令尹又必且為名諫官今水旱時有軍興大騷流移載道邑有廢井村無炊烟民窮困且死而官之譽日起朝廷遠無由聞子漸為政務在拊循其民因欲從好除去其疾苦漸乎字下不斲乎伺上上之人知與不知無異操此其不為欺于郊保之外必且不欺于交戟之內異日為諫官必且盡以民間利病吏治善敗聞於上吾是

以知子漸必為名諫官請職是語以要之異

直指輯畧序

直指輯畧者輯直指孫公疏議之畧也公奉命按行郡國者三其所論奏措注近者在輦轂之下而遠者周浹於吳楚百粵之徼曉然如揭日月不待操牘而詳矣周公樊公故公所薦遼士又相繼為直指以為為吏視成事耳則相與輯其疏議以付梓人而問序於余

宗伯集

卷五

七

蓋余讀避人焚草之語而嘆古人之慎也彼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沾沾為名高者然名隱而事無所藉以顯則夫碌碌沉浮者託而匿矣我國家設官獨重御史臺御史入簪筆出持斧一切封事要於懷說吐亮為當代規豈以自章灼也公自拜命為御史直聲殷殷有攬轡澄清之志初按浙再按江右又再按畿輔問謠俗省疾苦平冤滯法銅墨義形於白簡誠奮於丹筆屬詞指事數奏惟允飛文

走檄動播山岳僭之乎耳目衡鏡之公而已
無與焉夫朝上一疏廟堂俯而報可者美歸
於上也夕下一議諸司長史仰而稟行者美
成於下也上下之美交暢於御史公之名顯
而事藉以無隱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世固
有提衡著作載潤色之具而行部不逮閭閻
亦有閱歷封疆備觀察之任而誠信不登黻
辰斯以喻立功立言兩者蓋鮮兼矣迺如經
緯萬變殫忠竭節鬱為風霜霈為膏雨則公

之功在而言且不朽從前所著為典故從後
所做為儀刑流芬揚光比於功令則公之言
在而功亦且不朽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成而
行之又何隱焉夫疏若議公之疏議也而事
則天下國家之事也天下國家之事公所不
得有亦不得避也韓魏公為諫官三年所存
諫稿欲斂而焚之以為無以彰人主從諫之
美乃集七十餘章而傳之夫士挈網執憲以
報國故發不得言為名如以為名也避人美

草豈不綦慎然諫草未必傳而焚諫草之名
傳吾且安所避之惟不勦名不避名如魏公
者足師已二公為公輯是編意蓋在此故序
其畧而弁諸簡端

送郡守衛公祖入覲序

郡守衛公將朝於京師其僚王公劉公邵公
馬公與郡吏民皆祖道而使馮子為之辭蓋
天下有治平之原而余將以計典卜也治天
下賞罰兩端而已賞罰莫大於計典數年以

前重能吏而此歲專取廉能吏驚舉風發工
治辦喜聲名不務深求百姓疾苦矜其所長
以凌轢人天下奇其用疑其心而能吏絀廉
吏節約不煩民然躬自刻厲以治人多不寬
一旦有緩急往往不能掩其所短天下高其
風局其用而廉吏絀夫上畸重而賞行焉而
名附焉賞行名附而天下求之者厚短長立
見重乃始輕於是賞者不為勸而受罰者有
辭衛公廉吏也而材足以濟執法堅布令平

寬嚴相輔事至立決然未嘗以行能驕人與人語款款任質而未嘗徇人以非禮人亦無敢干以非法往歲郡被災公率長吏循而拊之饑民得無死明年歲稍登流移來歸室家相保政平訟理教化漸興公乃以歲事告成功於天子天子必將褒寵公以風示天下天下竒其用而無能摘其瑕瑜高其風而無能窮其伎倆是公以能重廉以廉重能是朝廷以公治一郡以一郡治天下吾將以所賞

宗伯集

卷五

五

徵所罰以所賢徵所否賞罰既明賢不肯既形天下治矣古者三載考績五月報政豈惟是課幽明行黜陟亦曰百職之衆萬里之外皆得以時見天子故事不隔而上下親至漢時刺史守相出皆得陞辭試治民方畧治成見徵必親臨問考其行事以質其言賢者超拜為九卿蓋猶古之遺也余自束髮登朝猶及天子臨軒褒予庶能吏謁者以次引上殿賜法酒選諸所表登用之又其後入計之

吏猶以上日與廷臣比肩稱 萬壽近者臣
子精誠不能感動天地曠時經歲不聞清蹕
計吏足跡不及掖門之內獨以職事聽予奪
於考功羣情鬱結如沐髮晞朝陽此 九廟
所憫惻也比見 皇上裁決政事英斷如神
不惜內帑數十萬以活兩河之民豈其加意
於民而限此咫尺不一見親民之吏此必不
然 上誠出而見羣臣羣臣各奉職而進覲
功能行賞罰計吏得瞻日月末光歸而與吏
民頌說亡敢有名實不相應以干大典則太
平計日可望夫世之治也外僚輦轂也世之
季也廷臣九閭也隆替之故其在今矣不佞
將以計典卜也

賀按察使陳公還省總憲序

吾嘗觀前代吏治人人得行其意而本朝一
稟於法賢者無敢踰法不肖無敢不及法人
臣奉典章守成憲而天下治故法與執法之
臣最重在內則御史大夫總憲度而副若僉

分涖方鎮未有以御史大夫涖方鎮者有之則制府也在外則觀察使總憲度而副若僉分涖諸道未有以觀察使視道事者有之則衝邊臣鎮需次督撫者也齊於海岱間稱都會然以在內地不得視邊鎮比以倭入屬國震於鄰天子憫然東顧命江右陳公以觀察使來視師海右有觀察使自陳公始公至定約束申軍令簡異能甄壯烈指揮易置氣色精明而會歲大侵暴掠四起旦夕之儲皆

凜凜不自保公取甚者杖之百斬其首以狗命有司大出倉粟賑饑民民始有固志居三月而政成天子乃命公還省治觀察亭公且行郡守魏公屬余言為贈余作而言曰諸公知天子所以命官之旨乎公以觀察視道事重海防也其還公觀察重憲度也憲度重而海防益重今吾郡所患獨在無兵無歲耳不教之民一鼓成列猝有緩急驅市人而戰奮袵絕袂計不反踵法為之也強者攘臂

弱者捫腹亂民不戢則饑民不安使四境之
民挽首弭足待恩澤於上而無敢有越志法
為之也故有執法之人而法始重法重則天
下事乃可得而理李石論治天下以為法行
則易耳趙廣漢每恨二輔亂其治不如其兼
治之也故偏治則難兼治則易以公端嚴公
亮揭綱引維取國家三尺而輕重布之以表
正百僚臨長百姓官不易常民不失業齊魯
之間誰不安枕夫東人之困亟矣使闔省受

宗伯集

卷五

文

其困雖一郡安猶未也闔省受其福吾郡亦
必與焉今有衣而敝尺寸而補綴之無益也
取而更其半則更虞必有跡一支病則獨見
一支急耳然其根本虛精神不强則一支亦
不可得而理夫國之精神根本在紀綱法度
耳無歲可蠲可賑無兵可簡練也而無法則
遂不可以治故夫重憲度者所以重海防也
余與公同舉進士公以名御史按塞上余實
執鞭弭相周旋今幸在部中私其顧復知公

者宜莫如余故為論次朝廷命官之旨以賀併以自慶云

壽邢封君八十序

今稱壽者與壽者何其相反也夫壽者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而稱壽者引古今敘家世爭艷世之赫赫者以為寵故壽務斂稱壽者務顯稱壽者以其用而壽以其不用夫壽者與稱壽者則何其相反也以余觀於黎丘邢公蓋得壽理焉公齊魯間隱君子也晚

宗伯集

卷之五

九

乃以其子貴公即以其子貴而意益相挹損不欲以三命誇里人時時從一二長老為布衣食歌詩相樂無厭則謂長君曰爾以一介自致青雲黃金橫帶不可謂不重雖然太白若辱吾恐其舉趾高也與其富貴而羈吾身不若菟裘之可以老子將隱乎吾與子偕於是長君上疏稱病謝事以歸而公意益適神益王七箸益進故春秋八十而形不衰嗟乎此所謂抱一處和尊生而不染於世者耶夫

世之所為擾擾者積居逐時未有不欲其家厚者也埤益鞅掌感翩騅而歌四牡未有不欲其名顯者也當其顯榮濃鬱侈然以為已有所之既厭茫然思其本始如夢如泡然後知向之顯名厚實非吾有也故自為者無如有其身為子者無如有其親今夫火之用在於光然光彌耀而薪彌易盡故為薪計者無如以不用而自全隴西有烏焉虞者得之貢於上林長鳴顧盼飲啄華軒之側亦何所不

快而為其子與母者無如相守而上下於隴坂也故翁之壽也隱而以其子顯長君之壽其親也顯而以其親隱總之翁以不用故全其年長君以不盡其用故得娛侍左右與其親常相保向使公焦神極能用同勞薪居同澤雉即未必若此壽使君驅馳王事家有視蔭之親而外有望雲之子公雖壽弗快也如公者可謂能自壽長公可謂能壽其親矣密雲令楊君於公為姻親屬子修酌者之詞余

交長君最歡為公稱壽何必減楊君然稱壽者與壽者庶無相反矣

列武經七書序

夫兵非經也陰符也而明言之權術也而豫教之變事也而經名之其有不得已也乎武不可常而兵不可去兵又不可不教而用故談兵者其言未必經而可以經武兵可傳用兵不可傳也先王講武以誠民九伐明罰九畿定藉衆耳一鼓衆目一麾不過明商賚謹

宗伯集

卷三

三

越遂用戒不虞夏官司馬他無所授也宋元豐中始以孫子吳子司馬穰苴法三畧六韜尉繚子李靖公對七書頒行武學習之始號武經夫古人授成於學獻馘於泮皆以文經武武不為經也宋人立七書為武經而不聞宋人之武甲於漢唐彼能談兵不能用兵耳秦隴豫章之木不即謂材材所自出死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天下之至精也使至今猶用之則已朽矣然不程其度則亦弗適於用

受易者不言數授詩者不言聲以言傳之以
不言求之者也武帝欲以孫吳兵法授驃騎
不肯受乃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蓋
學古者以增竈為減以死地為生乃善談兵
者也徒讀父書則趙括耳古之名將無慮十
百然皆心有所獨契神有所獨往但無敢以
意詭於古法在武經惟孫子最精最辨當是
手裁然用之於吳不盡效吳子穰苴子聞善
將名不聞有所授書書最後出皆發其胷中

之藏為一家言言自可傳尉繚子大旨與吳
子相出入其入有所鬱結不得用乃退而著
書李靖兵法世無完書畧見於杜佑通典對
問出於阮逸家或因杜氏而增之未可知也
三畧出黃石公六韜出太公橋邊黃石故非
圯上翁彼不欲以名聞於世何以書為六韜
之詞與丹書不類然其奇文秘畧自是三代
末季陰謀之書非戰國以下策士所能附益
也大畧著兵書者或用之而效或不得用而

託之於書或其人不足章顯而託之於古非謂
足以盡變亦非謂不足以盡變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余同年魏公撫綏重鎮領三關兵緝
是書以授將士在邊言邊姑舉其切於戰守
七書不必盡武事是編不必盡七書要之得
其微言可無人乎五步之內今天下以恬以
嬉幾於銷兵當魏絳和戎之日而日凜凜焉
討軍實而訓練之倘亦有山太傅之思哉

宗伯集卷之十二

北海馮琦用韞著

序

列三太史詩序

余與太倉顧實甫讀書中秘三年而未嘗有所揚扝也實甫有雋才沾沾自喜高準深目驟見落落難合不可得親踈也時以奕佐酒耳實甫予告歸五年而復會於長安始與余談詩指摘瑕瑜凜若嚴傅而余始有意乎其

宗伯集

卷之十二

一

為人無何以憂去又五年入長安相視而笑莫逆也語連晝夜無復者蓋余與實甫淡而益親久乃無所不盡而實甫復以病去則出其平生所為詩千餘章使余定之余取其十之三錄其副藏笥中再逾年而實甫死王敬卿者關中人以進士及第官詞林磊落丈夫也與人語直吐肺肝無飾詞無隱情居與余相近時偕蕭以占閒步而過余所為文若詩必以示余余視敬卿如同年兄弟行也敬卿

病且死邀予至榻前為訣別以誌屬以占以墓表屬余蓋敬卿歿四年而時時入吾夢焉葛仲明與余同舉於鄉又同官詞林其在詞林以先輩禮事余其齒於鄉則弟畜之歡甚無間以文章行誼相質予意所不可輒歛容而請敬易之其人溫溫長者類有後福而亦以病死死之日余視合歛余同年康士過檢遺文亂帙中皆余所評騰手跡在焉蓋余自束髮登朝從士大夫游大畧文字之交為多

其摘余文無所不盡者實甫也余摘其文無所不盡而無所不納者敬卿仲明也余方愧未有以益實甫又不能求益於敬卿仲明而三君乃去我而死文人喜相軋高者斬自有餘其次不欲示人不足吾誰使之而誰使聽之實甫詩艷雅高秀五言似王孟七言似錢郎諸體皆有妙境敬卿詩法出杜有沉驚邁往之氣大畧似其家槐野先生而文以質掩仲明學初唐典重濃麗七言古律中有絕

勝者而情以詞掩向使假以數年以彼精心
獨詣取善無厭皆可以冠冕詞人為國光華
乃竟中道夭闕以死悲哉當三君初逝余欲
綜其遺文使行於世為冗奪日日未果既得
請假歸乃始序而刻之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余於三君已愧宿諾矣

贈中丞王公入掌臺憲序

先是懷棘王公以廷尉兼御史閱延綏邊事
既報命即道中拜御史中丞視師上谷方是

宗伯集

卷三

三

時疆場之事敝利極已亭障堦以待市甲兵
銷以待款輓輸之膏脂待費將吏苞苴待遷
士卒老弱枵腹待死我重挑釁首難之戒而
彼縱其豁壑瘁有變而我無以待議者謂今
日之事不大革之必且因之無能兩利公至
從容恬愉不驚不擾寢關暴纒常如衽席之
安惟日閱士伍清芻餉簡騎飭械以待虜變
而後言馭虜事歲例關市費約二十五萬有
奇頃溢額至二十七萬虜至秋率衆來市挾

我必予子即以為例公裁為二十三萬有奇
議者謂必拂虜費且什百矣公曰百請百與
一不與必拂百請百拒百不與亦拂總之拂
耳吾寧不與以其費犒鬪士易戰馬吾何患
夫額外不可得而先失額內虜必不然卒如
公計三年縮費十餘萬屬夷史酋叛出塞隸
谷蠡部會虜王掠我西陲閉關絕市賞則執
史酋以自贖朝議欲誅之公曰誅之是誅一
夫也而其屬且千百人誅一夫而千百人自

宗伯集

卷五

四

絕於漢於策不便乃發傳遽移書大司馬密
調護之史酋得不誅招諸夷諸夷更斬獲虜
部來歸谷蠡不勝憤構邊三戰三却之東西
跳梁百計虛喝卒無柰公何則復俯首就約
東塞下卒有為虜偵謀者公以計殺之溫偶
駢請長伸堡故地公使兩卒鉗其使出之藁
街亭卒以私忿殺部夷卒五人釁成矣公償
不過糜布數百疋而紛立解凡中國犒賞歲
例外圭撮絲粟不輕以予虜虜遁逃亡命來

者盡遣還之虜中饑殍殍枕藉羣謀塞下公
賑救之萬端使無及亂其為犬與羊則嗷嗷
之為虎與狼則蹴訶之銜之轡之鞭之勒之
標而縱之張而弛之于之必先持之啖之必
先嘗之示之以害而始裁其利予以大利
而始裁其小利居嘗曰吾何賴於款夫公之
不為款也持款之精者也故公居塞上三年
盡祛畏虜媚虜積習而虜益恭 天子用嘉
公勲念公勞外又詔公還朝佐御史大夫視

院事封公三世如其官廢一子國子生公歸
矣疆場之事弛於擔負然天下微獨郊有曩
而鄙有寇也方今 主上端居靜攝泰交之
情雖未睽而官府內外隔闕如九閭馬嘖室
之議格者十九執秩之吏去者十七而上下
相激相疑浸尋未已天下可憂何獨在邊公
誠邦之司直哉引纏而齊之操刀而割之於
何不正愚獨以為大直無繩大強不競是非
相乘利害相攻如水在防火在原未嘗暫靜

也譟而激之動而擾之則亂矣善救火者撤
屋薪疏火道則火勢及一室而止治水不務
導下流隄之障之激陽侯之怒則益決益塞
蓋塞益決故救水火者勿與水火爭所損者
小而全者大治天下亦猶此矣公既以闔閭
操縱用之在邊而效今之來也吾且觀之在
庭余與公皆業詩於詩得二甫焉吉甫壯伐
獫狁而詩頌之曰文武吉甫山甫補袞式辟
而詩人頌之曰柔不茹剛不吐夫功有決於
斷而或敗於激德有成於直而或廢於爭無
亦剛柔之鮮中而文武之劑量未審乎為人
臣如二甫者可矣

送薛青雷都諫之湖廣參楚藩序

今年春薛君自都諫參楚藩其門下士問言
於余薛君余所首舉士更十年而薛君遂自
舉士且階三品官易達也時易迹也離合不
可常也不佞於是乎三嘆初薛子自吉士為
給諫要人陷之引與共事薛子謝不往曰士

而附人非士也居官業不能無是非毀譽又以附入人之得失我亦與焉是前之是非毀譽一而後之是非毀譽二一吾猶不任而况二也夫守身若薛子者可也蓋治世如治蓬其凌厲搏擊持人短長相刃相廟如風如濤似戰茫蔭宇下甘言媚詞覓人顏色無所不唯諾似和不激不阿不可親疎招不來麾不去屹然獨立於世而不跛倚似守故治邊陲世皆有三策吾皆取守焉薛君曰夫守居先

選之地可也而三才言官也未能崇論宏議極言闕失今且儼然稱參藩未有以報國愆後即再欲有所補拾何由乎余以為不然夫世無極言敢諫則吾以責君世盡欲為直言敢諫則吾不以責君言路之塞也人盡不言其開也盡人而言盡人而言盡不言之漸也事不少不貴不極不反言者少而言始貴言貴而名附之名之所歸趨者乃衆言衆無以自異則競為激切觸冒忌諱人主遂疑羣下

與之為抗操成心以逆之而言者始訕三年
以來一鳴輒斥一斥不救伏在草莽者百餘
人於是言官言者十而一非言官而言者百
而一嗟乎士何其易勇而易怯也則所謂盡
人言者盡不言之漸也薛君為諫官遇事即
言言當其事而止亦無依違亦無抗厲亦無
附麗亦無避忌此所謂屹然獨立於世而不
跛倚者耶無論守身即守官如此未為失也
蓋數年以前朝廷論議多待言官而發或行

一政而言官操可否議其後於是任事者輕
言事者重今言官之牘不必盡報報未必行
言稍切或反以激而憤事不言又非其官則
不如外僚尺寸寸可自樹也夫言所以為
行也不行不如其已今之言官言而待人行
之今之藩臬不必言而自行之自行之與待
人難易相去遠矣古行省大僚多自以其意
為治不盡循一途轍國家法度纖悉具備三
尺律令人盡出其中能守法者稱賢耳由前

言之則守官由今言之則守法吾始終所予
皆在焉夫治邊者能守未必勝也可以無大
敗居官提身者能守未必利也可以無大害
吾願與君終守此言也且以與君之門人共
之

贈梓庭張君序

梓庭張君父以醫給事禁庭非其好也棄去
之客長安中余善病服其藥輒有驗相與數
年矣未嘗以一言一事干余余甚重之客歲

宗伯集

卷五

九

室人病熱邀張君診之曰脉治也無病是血
勝氣殆有孕孕必男也今年春孺子生彌月
病急驚服張君藥一刀圭暫止旋發則召諸
醫襍治之數日勢益急所服藥偕便俱下口
中吹沫不休四肢震掉無晝夜諸醫皆曰技
盡矣而病不應是殆不可治張君曰藥是也
而病不應此元氣不勝藥力耳夫藥與便下
者胃不運也津沫不止者脾不收也此其徵
為虛為寒若以藥補胃氣以胃氣行藥力於

法當愈即取前藥加補劑哺之余初見孺子
病急不忍視入擁衾而卧值日午諸客會食
內人傳語曰孺子寐矣奈曰是以將食偽寬
我耳食竟入視之則睡已酣矣薄暮而寤病
減十之五又數劑而愈余大喜過望且謝且
問之君治是病更數日不愈何其緩也一藥
而愈又何速也張君曰始吾盖嘗之也少嘗
之而非是吾且違之而復嘗之既精審而始
專實力焉夫小兒不能自言所患苦血脉未

宗伯集

卷五

十

定不足據也其症又多兩相似臆而決之幸
而中效甚速然不百全以表裏動靜病與藥
相參不能取速效然可以百全以扁鵲聖智
亦且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脉後之君
子不飲上池水而偽言見垣一方人何也余
聞其說而避之非獨論醫盖涉世亦猶此矣
語曰可則從之否則違之疑則少嘗之疑者
聖人之所不能無也不疑不能明不明不能
斷故當其疑莫怯於聖人當其不疑莫勇於

聖人而世且蒙勇嗇禍用壯用罔以及於僨
事以不身至而險度為智以任冒臆不咨詢
為斷以多言不稽考為習事以不量柄鑿而
陷禍患為有執且夫利害相參禍福相倚是
非相亂吾所見未定盍亦少嘗之嘗之而當
因竟成之不當而有患不過如所嘗而止吾
可別求其當者庖丁之解牛也每至其族盖
亦有疑焉世但慕其一朝解十二牛而不知
其視為遲行止則何益哉故論次其事以告

宗伯集

卷五

七

賢與士之欲速也

伯父伯母六十倍壽慶

自我曾大父以來夫婦純德而同壽至六十
者自伯父伯母始弟幼以書來曰願兄為文
壽之也吾父少伯父兩歲當在懷抱時猶及
見曾大父大母曾大母愛伯父曰是醇謹類
有厚德者曾大父愛吾父曰是生而孤且穎
敏後必大發伯父與吾父肩相隨武相接少
而嬉長而讀書又長為齋生未嘗一日不同

遊處豆羹蔬食共食則甘不共食不甘自吾
父官中外而伯父曠然無與處春秋節序兩
相憶也吾父自中州予告歸不復有當世之
意庶幾可與伯父周旋無復離別而伯父已
病癖不良於行聞吾父且至奮然為起已復
自廢病即未減飲食則益矣吾父日携具省
視之即之別墅必使人輿以行傾三雅呼五
白道三十年以前事且語且笑意氣忽如少
時不復知有病伯父與吾父雖從兄弟猶之

同胞猶之左右手夫壽伯父者亦以壽吾父
也則使使者致祝曰願伯父時飲酒勿過也
慎醫藥以自持伯父而愈一丘一壑時與我
父共之則又祝曰病不病有命焉伯父置此
而姑謀樂也省思慮加餐飯以與我伯母皆
究於高年則又祝曰伯父無恙伯母無恙使
吾弟珣得專精一嚮以紹隆先業吾弟凡四
子長士鶴已嶄然露頭角伯父伯母且見其
嗣吾弟以起也此三者不可必吾請

以卜之於天伯父善人也必且有後福不在
其身必在其子孫蓋我叔祖光祿公之子三
人而叔祖母衛夫人奇愛少子故介軒叔產
稍豐伯父獨膏而伯父安之無一言即與吾
父如一人亦未言也退而察其色怡然無少
異者叔祖母既逝介軒叔析其產而中分之
伯父愕不受曰是固弟之有也介軒叔曰若
治其始則兄之有也宗族間以為兄弟間讓
德皆不可及而處伯父尤難以名卿之子內
不能給朝夕外不能償債負而無幾微見顏
色我曾大母撫而知其厚德有以也夫有厚
德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是以
云遂書之以為壽

送郡大夫介吾范公祖入覲序

明年當大計羣吏會海上倭報狎至於是都
御史御史上章請留諸郡縣長吏視事而以
參佐朝京師議既定吾郡守不行矣天官氏
覆其章留並海十州縣備非常其餘皆入覲

如故吾郡守范公不及裝而發車及於蒲胥
之市士大夫皆出祖詫相謂曰何其遽也兩
臺與天官氏異指乎而吾以為皆是也海氛
甚惡且張且翕彼且為龍為蛇以蟄自存而
俟春和為鯨為鯢以噬我北扼於王師不得
逞而別圖陰平之道則內地受兵夫擁十二
河山包險阻居上游惟吾郡最重恃遠不備
戒在莒矣夫不備而危與危而求備則不如
先事圖之與其使人代廩無寧使庖人自治

都御史御史議是也夫禮莫大於肆朝儀莫
侈於元會課吏治莫急於殿最詢國典莫重
於象魏倭在大海外而我斤斤自守缺會同
之禮非所以尊 朝廷明臣誼示中國廣大
也此兩者皆是而天官氏所持者大吾郡齊
也請徵齊事威王時不涖朝者數年委政卿
大夫國人不治諸侯並伐於是召即墨大夫
親與語封之召阿大夫親與語烹之始起兵
伐趙魏敗魏人魏人請和趙人歸我長城向

使威王非朝見羣臣躬行誅賞吏終不盡力
雖起兵兵不為用而敵人不服故氣決於內
而威奮於外則戰勝於朝廷之說也 主上
神明英斷撫臨萬國非齊威所敢望而頻年
以來法宮靜攝廷臣稀得進見不能無引而
玩愒今天下郡國皆集轂下 上亦且厭深
居之邃密思明堂之顯敞璆玉在廷鴻鸞漸
階天光下臨延問得失上下之交固地天之
氣浹中外羣臣喜色相告皆有精明強力耿
介當風之意合百僚心力以彌內釁而禦其
外侮雖萬里之外可使歛衽來朝夫倭首難
於朝鮮就我聲教暨及宜莫近於齊所謂田
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宜莫如吾郡而不事
左右以求譽者宜莫如吾范公范公涖吾郡
二年其守介其才達其政平其節安其量恢
乎不可涯涘也汪汪千頃意其人乎舍為雲
霧霈為霖兩冒崇山蒸大澤四境之民無不
沾溉者此 天子所欲亟聞而天官氏所為

書上考也吾聞先王之制畿甸侯衛莫敢不至而後閭及要荒之外則有征伐之師威讓之令今日之事倘亦修名修德之時乎海濱外臣則何敢後焉於是范公飲未卒爵升車而去

賀大中丞夢池李老先生考績序

國家以薊保為左右輔命御史中丞以節鉞填撫之兩中丞重等耳自庚戌之役紮荆早閉而晏開中丞歲提兵塞蠻狐之口兩鎮羽

宗伯集

卷之五

共

書交相見也此太虜保塞邊人執冰以游何況藩籬之內於時薊猶苦土蠻屬夷闌入塞也而保鎮寂無事吾獨以為兩中丞如左右手以扞外有緩急以衛內亡遠近天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誰敢不執鞭弭以從乃薊以有警遂有兵保鎮以無警遂無兵則疆臣之職謂何楚李公被命至則申軍今定約束塹山堙谷以設險蒐卒補乘以治兵簡將吏惰窳不任者易置之於是將始知韜鈴士始知

尺籍伍符兩闢滋益雄而國勢益尊則李公之爲也夫治邊其外耳溥沲易水之間天下郡國北走京師道也其民慷慨任俠易遷徙水旱不時吏不爲意則去爲盜賊以至奇衰相約結禍福相恐動三家之閭亦有之前代禍亂之階往往乘是而起公度治民無若治吏則與二三監司課吏之墨者剝者虛僑不事事勞民稱過使客者亟去之更推擇廉能吏與更始示以向方而以綜覈持其後吏凜

凜奉教令歸治其邑詢百姓疾苦而節蓄其力汰浮費減重役豐積貯厚風俗盜賊之源息妖亂之萌折則李公爲也夫民與吏其外耳主上神聖以三尺繩大鑰意在獨持太阿以肅左右宵人不達此意鉤連告訐發機微眇委波遠近中外皇皇謂大獄且起公獨引古誼考事實明其不然嘗其始事微獨公以爲不然旁觀者皆知其不然也及禍福內撼局變外搖責有所獨肩而智無所獨任柄

有所與持而謗無所與分於是乎旁觀者不敢明而當局者不敢執公獨徐發而猝應之嚴持而易出之上不至扞詔肯下不至損觀聰明覆盆之枉杜告密之漸則李公之為也李公撫畿南凡三年功能顯然司封氏上其績於朝一切褒勞錫予具有令甲行且以驛書召公而公之屬某君某君來徵詞於余竊以為中丞之職二而已持節以出則在興吏治飭武備拊循士民輯寧疆場而其執簡以

入則在振起紀綱別白忠佞縮較六曹之政而出之以整肅若此者非異人任也事在外即最艱最鉅以中丞尊重臨之斧斷霆擊無不立解而當其在內即極細極易亦有非力所及者今即東無倭西無虜中原無盜賊然使范文子山太傅見之憂方大耳討公必有訐謨碩畫弘濟時艱者外之有成績也請從諸君子賀公外寧而未必無內憂則願因風竊有請也

國朝典故紀聞序

余與世用偕官史局別號舍而共處稍謝造請取古人已事差次之而世用曰取法於遠不如近也即又取當代事為一編而世用曰吾與其繁也寧簡事可循言可紀不必見自己出也以魏弱翁之才其大者乃在條上漢家諸名臣故事耳余以為與其取諸名臣奏牘不如徵列聖之典謨也於是世用視諸故府紀所見聞久而成帙屬余更定摛為十

宗伯集

卷五

十九

八卷凡關國家大政大本則書非大事而於世為急則書非大非急而為異聞見則書非異而事所從起則書蓋本朝文謨武烈識大識小半在是矣每見野史紀本朝事者其書不雅馴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真辭之貿薪者轉相貿也而不知其所由世用則躬入山而尋斧焉非官師所材則弗取也中丞王公雅意經世讀其書而愛之亟以付梓人刻未竟而世用卒嗟哉世用所論次未及

施用也然可謂有其意矣

賀大司馬邢公平倭奏凱序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於朝鮮朝鮮急
西向委國於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
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
之皆罔功天子乃命邢公以大司馬往視
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
軍中標劔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
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傅其國都公

宗伯集

卷之五

二十

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
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
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
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壓其壘而軍清正
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
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於島山議者踦揚
中丞語侵公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
將軍縻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
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畧邀擊大破之石曼

子臧馬禽偽九州都督正戒先後斬首五千
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
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
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
露幕府急覈以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
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馬中國所患苦倭
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
鄰虜以倭之狡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
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禽而出不意則我諸

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狡屬國
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疇至彼
謀不合我力不分於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
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剡也大役大亂之府也
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於亂
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
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並海而城
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
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又勞得息又後

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
兵革海內外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 朝廷
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為
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衡
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
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 主上之於朝鮮
起死而肉白骨也仔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
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

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

宗伯集

卷三

三

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
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
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不
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
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於今日之事勞逸
相倍所當衆寡強弱相什而勲伐相百也說
者曰倭酋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為
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強與侮亡
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溫不死

季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伏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為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士豫附陰禡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

能決 天子獨決之間以外 天子以畀督
撫兵交於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
子為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
宜寬文罔期於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
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
之烈向微 主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
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
極之有功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也既成即
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
罪倭不退即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
自始事至今日非 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
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
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 天
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何以破賊公前
具言盡 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
以范文子山太薄之說進以 主上料敵何
幽不洞燭以 主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
聖主為能外內無患亦惟 聖主可為忠言

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
鎮皆執榷承飲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佞為
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宗伯集卷之十二終

宗伯集

卷之十二

二十五

三
惟公與二三大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
鎮皆執榷承飲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佞為
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